

970

2253

C49j

陈颐 著

与
人
生

对
话

河北
大学
出版
社



A0995803

责任编辑:何 屹

封面设计:牛亚勋

责任印制:闻 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人生对话/陈颐著. —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0.10

ISBN 7-81028-668-4

I. 与... II. 陈... III. 先进工作者—生平事迹—中
国 IV. 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0236 号

出版:河北大学出版社(保定市合作路 88 号)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河北供销印刷厂	规格:1/32(850mm×1168mm)
印张:11.625	字数:280 千字
版次: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数:1~5000 册
	印次:2000 年 10 月第 1 次

定价:18.00 元

序

范敬宜

序

说句也许得罪人的话：在当今青年记者中间，像陈颐这般执着、这般投入的恐怕不多了。

随便举个例子：今年7月12日，北京近百年来气温最高的一天，凡是有条件的都躲在空调屋里不敢出门。就在这天下午，陈颐打来电话，告诉我晚上就要出发去山西侯马一个叫“二里半”的山沟采访。我吃了一惊，问她为什么选择这么个大热天到那穷山沟去，她的回答竟是：“好玩。”

“好玩”，是陈颐的口头禅，很难确切地说出它的含义。反正听了令人感动的事，她会说“好玩，真好玩”；听了令人气愤的事，她也会说“好玩，真好玩”。听说哪里有美好的去处，她会说：“好玩，真好玩”；听说哪里有特艰苦的地方，她也会说：“好玩，真好玩。”凡是认为“好玩”的，她就执拗地非去不可，谁也阻挡不住。只要她去“玩”了，就一定会满载而归，给报纸增添发光的作品。比如这次冒着酷暑去侯马山区采访归来，几天之后《经济日报》就以大篇幅发表了她的精彩的长篇通讯，报道一个美国人在那个贫困山区“创业”的故事，据说还得了报社的“二星奖”。尽管她得过的好稿奖不少，这次却高兴得像个小孩子，一句也没提这次采访经历的艰辛。

最初，我很不习惯听“好玩”，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好玩”是一种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不是吗？现在确有一批年轻朋友，颇有一点游戏人生的“魏晋风度”，对什么都无所谓，都不在乎。

在新闻圈子里,不也流行着“玩新闻”的时髦语言么?可是相处时间长了,才发现陈颐口中的“好玩”,跟这完全是两回事。她说“好玩”,就等于说她对眼前的人或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被感动了,被激动了。而她又是那么容易被感动、被激动,几乎对什么都有兴趣,对这个世界的今天、明天、后天都充满希望,充满信心,充满憧憬。她对生活从来不说丧气的话,她也从不写灰暗的、低沉的、空虚的、无聊的东西。她追求的是进取、创造、活力。这从她近年来写的一系列人物,比如“不像陈景润的数学家”陈永川,“穿越生命隧道”的白春礼,“罗布泊之花”王弭力,“从女博士到董事长”的朱乃萧,“每天迎接太阳升起”的米晓春,等等,就可以了解她追求的是什么,她认为“好玩”的是什么了。“我的成功并不是我很天才,但我知道,每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不能睡懒觉。生命就是要不停地奔跑,不停地追求。”——陈颐把陈永川的这段警句用大字号排在作品的篇首,恐怕也因为这最能反映她自己对生命、对生活的态度吧!

因此,我有理由认为,陈颐爱说“好玩”,说到底是她心中激情的特殊表现方式。多少年来,我一直认为,激情是新闻记者的生命,是新闻记者活力、创造力的源泉。激情一旦枯竭,新闻生涯也就到了尽头。对于新闻记者来说,只要激情长在,就能青春长驻。有了激情,才能不畏艰险,不怕困难;有了激情,才能不断攀登,永不停步;有了激情,才能不慕纷华,耐得寂寞。陈颐从事新闻工作已经十八年,论新闻业务,够得上“上乘”;论外语水平,在《经济日报》可以说是佼佼者。可是她似乎对一切身外之物都淡然处之,而且从不贬人以自崇。她孜孜以求的,只是如何能当个好记者,写尽天下“好玩”的人和事。这在今天来说,实在是太难能可贵了。

我初识陈颐是在1984年当国家外文出版局局长的时候。有一天,办公室进来了一个怯生生的女孩,进门就坐在沙发上低





头不语，默默垂泪。经我“盘问”，才知道她名叫陈颐，在世界语的《中国报道》杂志社当编辑，因为想做点“好玩”的工作，要求调到外面新闻单位去。在当时，这叫做“不安心工作”，应该批评加挽留的。可是我自己当过新闻记者，理解这年轻人的心情，也欣赏她的坦率，便发了善心，毫不犹豫地批准了她的“跳槽”。谁知一年多后我调到《经济日报》，一天在楼梯上遇上了这个会哭鼻子的女孩子，原来她当初离开《中国报道》就是奔着《经济日报》。这回见面，她的神态已判若两人，变得活泼非凡，爱说爱笑，敢作敢为。后来她又去了加拿大，一边读书，一边当推销员，敢于抡着拳头敲外国人的大门，敢于和各色各样的外国人打交道甚至吵架；后来还敢用一口流利的英文和菲律宾女总统阿基诺夫人攀“老乡”。回国以后，她用特有的朴实率真的风格写了许多海外见闻，聪明才智烨然闪光，令同行刮目相看，成了新闻界的出名人物。她真正从自己争取来的不寻常的经历中摔打出来了。

我一直有个疑问百思不解：陈颐为什么能在十多年中从性格到风格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最近，我终于向她提出了这个问题，她诡秘地笑道：“其实我原来就是这样，并没有什么变化。”我又重提她当年哭鼻子的事，她竟坦然自若地回答：“那次我是装的，要不你能那么痛快地让我走吗？”

这就是陈颐！她真是一个天生的好记者材料，让我上了当还不得不赞叹一声：“真好玩！”

目
录

- 王弼力——罗布泊之花 / 1
- 刘鸿——献身边疆做红柳 / 10
- 吕斌——塑造美丽新城市 / 12
- 赵柏林、郭肖容——清华帝国北大荒 / 20
- 白春礼——穿越生命的隧道 / 23
- 杨乐——20 年前的偶像 / 33
- 方俐洛——献出爱心就是福 / 37
- 张剑飞——修路 说路 / 44
- 水天长——看事物以史为鉴 / 50
- 杨振华——昙花一现亦灿烂 / 53
- 叶敬忠——做农无悔 / 56
- 陈永川——做平凡人 做非凡事 / 63
- 庄明亮——口译厢里的呼吁 / 71
- 张维迎——培养中国的 MBA / 74

- 吴湘戟——人生选择 / 85
- 邵培惠——我在合资企业做中方代表 / 89
- 胡忠兵——选择了就变成了现实 / 92
- 谭崇仁——热爱科研才有成功 / 109
- 刘明明——在外企做首代 / 112
- 琼琼——丽人千千结 / 121
- 孙强——注重生活内容和质量 / 127
- 米晓春——我在外企做公关 / 139
- 蓝海——学生兵董事长 / 155
- 张子欣——从美国麦肯锡到中国平安 / 162
- 陶景洲——壮志难歇 / 166
- 王维嘉——生命在无线世界里互联 / 182
- 葛芮——动物保护神 / 190
- 田禾——情到深处人孤独 / 193
- 王兆兰——苦味过后茶飘香 / 204
- 邵亦波——自古英雄出少年 / 208
- 周厚健——平淡如真 / 218
- 严鹰——人活一个情字 / 224
- 方舒——美容店老板 / 236
- 李宁——106块金牌之后 / 239
- 朱乃萧——从女博士到董事长 / 246
- 贾胜利——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 / 251
- 陆振云——我怎样给全国劳模当妻子 / 255



- 黄冠余——舞美绘画两栖人 / 260
- 二可——把我的笔拉近我的心 / 271
- 陈逸飞——永远时尚 / 279
- 王小宁——照相机后面 / 295
- 俞孔坚——搞好你的家 / 300
- 孙景波——设计巨龙奔太阳 / 314
- 白敬周——用眼睛感受生命 / 317
- 王克平——重逢在巴黎 / 324
- 叶小钢——感受最深是爱国 / 329
- 马杰——这辈子一定要拍一部电影 / 331
- 文楼——以艺术塑造新时代 / 336
- 刘为——南北两地边界人 / 338
- 水均益——平中出奇 / 348
- 徐曼——人如其声 / 357
- 李晓丹——异国七载一本书 / 360

王弭力——罗布泊之花

赴罗布泊之约

1972年,中美握手。尼克松和周恩来在上海握别时,尼克松特意准备了一份礼物,是几张从美国军事卫星上拍下来的照片。那照片上有活脱脱的罗布泊形状。尼克松压低声音说:你们的罗布泊彻底干枯了!

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罗布泊,曾经是中国内陆最大的咸水湖,面积达五千多平方千米。在它的东北部凹地,虽然十万年之前就干涸了,可在它的西边,却是大沙漠中一块罕见的绿洲。本世纪初,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曾驾着木筏在湖中漂游。到了1958年,总参的战士们也还要挽着裤腿才能蹚过湖面。可是,时间仅仅过去了十几年,罗布泊就一滴水也没有了,成为一片死海。

1980年6月,中国人开始关注罗布泊这个神秘沉寂的地方,中科院新疆分院副院长、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地区考察中失踪。这个消息在国人中激起前所未有的躁动,人们在认识了罗布泊凶险的面目后,提出了一个疑问:在这个无人、无鸟、无水的荒漠里,有什么科学考察的必要?实际上,彭加木是奔着一个大项目

去的,罗布泊极可能有丰富的钾盐矿!

钾盐,在我国属紧缺矿种,每年进口 5 亿美元的钾肥仍难以满足农业需求。从 50 年代起,我国的地质工作者就开始寻找钾盐了,除了 1958 年在青海柴达木盆地发现钾盐矿床外,再无进一步突破。三代人足迹遍布青山绿水大漠荒山,由于我国钾盐资源并不丰富,他们开始把眼光盯在无人区的罗布泊了。当中国有了卫星,用遥感技术测试的结果是,罗布泊地区钾元素放射异常。这消息很快就被彭加木和另一位女科学家王弭力知道了。彭加木四进罗布泊,出师未捷身先亡。找钾的事业就落在了王弭力的肩上。

王弭力,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委员。她认为,罗布泊在塔里木盆地的东面,是湖水最后浓缩的地方,那里可能是钾盐最后沉积的地方。1995 年王弭力着手向地矿部申请立项。“那时候,部里领导都躲着我,一方面是罗布泊太危险,另一方面也是资金问题。我最后急了,对他们说:罗布泊再经不起等待了。如果我们这代人再不去找,罗布泊地下的宝藏也许会被后人遗忘。我们终于拿到了十万元。”回忆当年的情景,王弭力仍然很激动。就是凭着这笔少得可怜的资金,王弭力他们在罗布泊外围地下找到了大型富钾卤水矿。1996 年,在部领导和王弭力的多方奔走下,国家将开发罗布泊列为“九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并给予了资金上的支持。就这样,1996 年秋,王弭力踏上征程,赶赴罗布泊腹地之约。



闯入“死亡之海”

对王弭力来说,每一次的勘探就像是一次献身。要去罗布泊探险这件事,王弭力没敢告诉家里人实情,只说她要去的地方是库尔勒。在机场,女儿拉着她的手说:“妈,求求您答应我,千万别进去……”女儿话没说完,眼泪就掉了下来。丈夫无语的眼神里流露出的是支持和理解。王弭力觉得欠家人的太多太多,但作为钾盐科研项目的负责人,她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

罗布泊,拒绝一切生命,消灭一切生命。一望无际的戈壁盐壳上不见一棵草、一滴水;天上无飞鸟,地上无走虫,被称为“死亡之海”。1996年10月,一群不要命的科学家,惊醒了罗布泊,罗布泊的盐壳上,破天荒第一次印上了一位女性的脚印。

王弭力是不会忘记开拓者艰难的第一步的:“我对苦尽甜来这四个字有深刻的体会。我们搞地质勘探的人很艰辛,困难很多,有时也很凄凉。罗布泊自然条件恶劣,白天的地表气温高达70摄氏度,太阳一落山很快就变冷了。风力总是在5~6级,按野外工作的惯例,3~4级风就不能工作了,因为在钻塔上工作会很危险。我们带进去的鸟儿也死了。在沙漠上行车很危险,我们的车很破旧,经常会在半路出毛病。一天工作结束后,不得不在八九级的狂风中背着水样,扛着标本踏上归途。回到驻地,大家都会在帐篷外等候外出的车归来,望眼欲穿,有时会把天上的星星看成是车灯在闪耀。在大城市看不见地球是圆型的,在罗布泊,我们可以看到太阳和月亮同时存在,那里的星星也特别的亮。”

勘探队的生活条件也很差，他们的车是老解放 30 和 212 吉普车，住的帐篷四面漏风，顶不住零下 20 度的风寒。“晚上刮起大风来，我感觉帐篷就要被刮到天上去了。我们一星期才能吃一次羊肉，我尽量把肉分给那些年轻人吃。我们早上的稀饭里米很少，先去的人总是把下面的米留给后来的人，大家舍不得吃。我们最常吃的是方便面，用开水一泡就吃，如果煮就会多用油。在城市里，人们一说做什么就是要钱，而在罗布泊，谁也离不开谁，大家亲密无间。”王弭力说起这些很动感情。

工作环境的恶劣和生活的艰苦并没有消磨王弭力找钾盐的信心。“这里太穷了，但是钾盐能让这里富起来，罗布泊有的是钾！早一天开发出钾盐，就早一天缓解国家严重缺钾的局面。这个工作是我们自觉来做的，吃再多的苦也心甘情愿。来罗布泊之前，我只是一心想找到钾，在罗布泊，我们真正体会到了人生开拓者的自豪感，也感受到了艰辛伴随着欢乐、凄凉伴随着温暖的滋味。”

罗布泊缺水，勘探队的男同志都剃成秃子，王弭力舍不得她那一头披肩美发，把它高高地盘在头顶，用草帽盖着。但是，几天下来，头发里便会发出难闻的味道。“我的头发变成了茅草窝。那些年轻人真好，他们舍不得喝水，偷偷把水存起来，那一天，他们抱来了装着水的瓶子对我说：给您水洗头吧。”王弭力的泪水哗地一下子淌了下来。至今说到这件事，王弭力还难以抑制内心的感情。“我这人吃软不吃硬，别人对我好，我就会很感动。”

1997 年的中秋节，在王弭力二进罗布泊腹地深处时，那天晚上，生性活泼的王弭力组织了一个别开生面





的中秋晚会。面对着罗布泊那圆圆的月亮,每个勘探队员一人半块月饼,三人一瓶啤酒,大家轮番表演节目。最后的齐唱是由王弭力自己作词和雷蕾作曲的《永恒的事业》:“我们相会在大漠荒原,迎着风沙手拉手;我们相会在高山之巅,俯瞰白云肩并肩;我们相会在古老河川,开发资源献爱心;我们相会在极地天险,冰雪造就高贵与纯洁。让历史记住今天,也告诉我们的孩子,保护绿色的地球是人类永恒的事业。”歌声使罗布泊寒冷的夜风也变得温柔浪漫起来。

在王弭力的带领下,在罗布泊 1300 平方千米目前已勘探的面积上探明,钾盐的资源量已有 2.5 亿吨,而且这种硫酸钾质量好,价格高,每吨可卖 2000 元,而我国目前开采出的察尔汗钾盐生产基地生产出的氯化钾价格是每吨 1000 元。王弭力对开发前景充满信心,“罗布泊卤水矿的整个累积厚度达到 100 米,资源量相当大。如果建一个 32 平方千米面积、年产 1 万吨的硫酸钾矿区,连续开采 20 年,卤水只下降 5 厘米,有利于开采加工制取硫酸钾产品。一旦罗布泊的钾盐得到开发,这个地下死海就会变成地下金矿。”

踏遍沙漠人未老

我是在 1994 年政协会上认识王弭力的。在人们通常的印象里,搞地质的人长期在野外工作,风里来雨里去,必定是满面沧桑。而眼前的这位叱咤地质界的女杰却是气质高雅、容貌年轻、衣着漂亮、长发披肩。王弭力的爱美也是地质界出了名的。即使在罗布泊进行勘探期间,她也是在那顶草帽上系上一条长长的花丝巾,飘

飘洒洒。她的衬衫、工作服、毛衣、棉衣无不搭配得体。她说：“人的一切都应当是美的，无论是心灵还是外表，地质科学家不应当是灰尘满面的形象。不努力工作只知道打扮是臭美，把工作做好了，再去美是应当的。艰苦奋斗和爱美是不矛盾的，我们创造人生也应当享受人生。我爱美的习惯来自妈妈的遗传，我们当年逃避空袭时，妈妈像平时一样，把九个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别人还以为我们是去串亲戚呢。”

王弭力的父亲王竹亭是中国著名的铁路专家，曾留学美、德、俄。抗战一爆发，他即回到祖国，就任西北铁路局总工程师。1941年出生的王弭力在少年时代的记忆里，铁路修到哪里，她就跟随父亲走到哪里，把建设好的成果留下来，再到荒无人烟的地方重新开拓。少年时代的东奔西走，使王弭力更加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中学毕业后，她毫不犹豫地填报了北京大学地球化学系，后来又将留校的名额让给别人，主动要求到地矿院工作。从零下40多摄氏度的大庆，到零上40多摄氏度的湖北，一干就是20年。怀孕8个月的时候，她还坚持上山采集标本，做试验。同志们为了让她休息就吓唬她，摔一跤，脐带就会在小孩脖子上绕一圈，这才把她唬住了。回想当年，她笑着说：“我怀女儿的时候摔过三次，女儿长大后还问我：妈妈，为什么你老摔我？”

我问王弭力，女人做地质科学家，与男人相比，遇到的困难一定会更多，她在最困难的时候是怎样挺过来的。长期与地球奋战使王弭力患上了野外工作者的所有职业病：高血压、心脏病、慢性阑尾炎、腰肌劳损。在罗布泊这样高温奇寒的环境里极易发病。当汽车在罗布泊坚硬的盐壳上颠簸时，王弭力的腰痛病犯了，她只





好下车，弓着身子在戈壁滩上一步一步地行走。“晚上我在帐篷里点上小蜡烛，把膏药烤热，自己往后背上贴。大风常常把蜡烛吹灭，我又找不到膏药了。我最怕晚上出去方便，罗布泊雅丹地貌留下的那些奇型怪状的山在夜晚变得更加可怕，像一个个大妖怪。”她向我讲述这一切时，眼睛里充满的是孩子般的天真和恐怖。

对于这样一个一生注定与地球奋斗的女科学家，她骨子里是不是就是天生要吃苦的？王弭力在给北大地质学系的学生们作报告时讲了一番话：“人生下来不是为了找苦吃，却会在苦中找到意想不到的乐，同时苦还可以磨炼一个人的性格。人的最终目的是享受，我们科学家的最终目标就是使国家富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和我一起来罗布泊的几位专家都不是为了钱，都是自愿去找钾。他们有的人本来可以有舒适的工作，但他们放弃了，来到了罗布泊。有位高级工程师已经退休，罗布泊一声召唤，他撇下老伴和小孙子就来了。中国找钾曾是多少科学家终生的愿望，许多人找了一辈子却收获不大，而我们在罗布泊地层中找到了丰富的富钾卤水，为此，还有什么苦不能忍受吗？”

王弭力告诉我10月还要去罗布泊。家里人都知道她的性格和脾气，平时只要她一说“10月”两个字，全家人就会敏感地反应说：“又去呀？”

王弭力常说她运气好，遇事总会逢凶化吉，因为她为人善良，“做人，人品最重要。”也许就是因为她的善良和勇敢，在矿区，井架砸在她头上，她没有被砸傻；在巴黎掉进矿井里，她一个转身又爬了上来，法国人睁大眼睛看着这位中国女科学家。在北京街头跑步，她一脚踩翻了井盖，却一大步迈了过去，“你可以想像，我

当时跑得有多快!”提起这一切,王弭力很自豪。“我遇到许多真心帮助我的人,我从心底感谢他们。”在她布满鲜花的办公室里,她指着挂在墙上的两个条幅说:“保护真诚,敢于求实。这是我的人生座右铭。”

58岁的王弭力不会老,因为她有一颗属于大自然的真心。罗布泊不会彻底干枯,它丰富的资源将是中国今后发展无穷的地下宝藏。

采访背后的故事

我在1993年第一次参加“两会”报道时,便在政协科技组注意到了王弭力。在小组讨论会的第一天,这些政协委员们谈论的却是井盖问题。王弭力说起她每天跑步时就会遇到同样的危机,曾经有一次一脚踏在井盖上,把个井盖翻了个,她急中生智越了过去。我看着她文弱的身子骨和打扮入时的服装,不敢相信她有如此的敏捷。

但就是这个女科学家,在政协会议上总是充满激情地慷慨陈词,讲述地质工作的重要意义以及一系列的科研话题。我约她采访半年后,才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时间认真谈话。生活中的王弭力喜欢打扮,那一头卷发,那一身时装,离人们想像中的科学家相去甚远。但她为了找到钾盐而深入死亡之地罗布泊又是真实的事情。于是我决定把对一个女科学家的访谈在写法上换个样子,突出她个人的魅力和人生哲学,讲述更多人性的东西。

文章发表后赢得普遍好评,人们说写得细腻和真诚。王弭力看到后很激动,她来电话说:“我非常喜欢这篇报道,因为写出了我是一个人。你没有写一句敬业这



样的空洞话语,而是把我对生活的热爱写了出来。我就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如果不热爱人生和工作,我能冒着生命危险去罗布泊吗?”她说全家人都很满意这篇报道,我听了当然也很得意,这是我对有贡献的科学家采写风格的一次创新。